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264期 (2025年12月4日) WWW.MINGHUI.ORG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290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5,220,441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图：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于十一月九日开幕，十二月二日结束。

本期内容提要

【编辑部】不得不防◎师父评语

【修炼】请各地同修重视承担周报本地版的编辑制作

【法会】为老伴申冤 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

【法会】在巨难中的神圣大考

目 录

◆明慧编辑部

不得不防◎师父评语..... 3

◆修炼园地

请各地同修重视承担周报本地版的编辑制作..... 4

◆大陆法会

为老伴申冤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上）..... 6
为老伴申冤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下）..... 20
学法修心 做好技术支持..... 38
在巨难中的神圣大考..... 47

正念。每天四次发正念，意念带上海外这场起诉。还要每天加一个小时专门发正念。清除邪恶是为正法救人。表现在人这儿，是恶人对大法恶意攻击，但在另外空间表现，是一场激烈的正与邪的大战。

在这场大决战的大考中，不能象当年法难初期、中期时那样。看了师父经文《法难》后，我想，师父无所不能。为什么要面临承受巨大压力？师父在替我们承受，在为宇宙众生承受。师父的伟大创举、神圣威德用天下树枝做笔、用江、河、湖、海的水作墨，也写不尽师父的洪恩浩荡。师父将宇宙大法捧给我们，我们在同化宇宙大法中得以净化、提升。我们该怎样回报师父？

我们要彻底的放下人心，彻底的再次从人中走出来，彻底的放下舒适的生活享受，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正法决战中去，在证实大法，维护大法，展现出神迹。为人类赢得光明的未来。兑现下世前的誓约。向宇宙众生证实自己是大法一粒子，成为真正为宇宙正的生命负责的保卫者、大觉者。

剩下的时间，不论时日长短，请师父放心，弟子会一如既往的做好三件事。特别在最后的大决战中，学好法，抓紧时间救人，不论亲人、亲戚、同事、朋友、路人等，都要尽心尽力讲清真相救人。不忘师父的教诲，要学好法，做好自己该做的，走好最后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不负师恩，圆满随师还！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下密令“三个月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身源”等等。抱着很强的仇恨心态。

在二十六年的反迫害中，在坚持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我提高了认识，明白了能依靠的是坚信，是法，是真修弟子的正念和能力，是来自法中的理智和智慧；我应彻底从人中走出来，用神的一面、用修成的那部份发正念，清除宇宙空间的旧势力和邪恶生命、共产邪灵、败坏的物质因素，现已清除剩下的少之又少。现在是它们最后的垂死挣扎、歇斯底里。

（2）形成整体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

这场天象带动的正邪大决战，最后阶段邪恶的目标直指在美国的师父。但这一次战役，不同于二十六年前的“七·二零”法难之初，我们不能再象修炼初期那样，掺杂着常人斗争、带着仇恨的心理、或者共产党闹革命的心态和方式；而是要用强大的慈悲善念、正念，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展现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

回想起“七·二零”法难之初，海外同修走入国会，走上大使馆讲真相，在大使馆的门前静坐等等，不论寒、暑这些年持之以恒的精神，那颗维护大法的心，减轻大陆同修的迫害压力，那种高尚品德令人敬佩。

如今这场正邪大决战，我们大陆同修尽全力发正念更要责无旁贷。更何况这次大迫害根源在北京！邪恶从北京不断向美国输送黑能量。所以不光自己走出人心、做好，还不够，还要和周围同修形成整体。

我们的学法小组有时三人、有时五人。学法前首先发

不得不防◎师父评语

【明慧网】最近有一些想给神韵捐钱的学员通过网路搜寻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给神韵捐钱、赞助的网站。这些网站索取捐款人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并且收了捐款。神韵没有授权给任何网站、公司或团体替神韵接受捐款。神韵也没有从这些网站收到过任何讯息或捐款。请大家不要再往这些网站捐款。

神韵办公室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是应该注意了！
现在的人品行太差了！

师 李洪志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请各地同修重视承担 周报本地版的编辑制作

文：明慧期刊组

【明慧网】每周发表的《明慧周报》的地方版，是《明慧周报》的延伸和地方化，以各省、各市的揭露迫害消息为主，和《明慧周报》通版配合发放，能在各地起到很好的反迫害、讲真相救人的作用。

但是近年来，很多地区的地方版周报都由外地学员编辑制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弥补了当地资料的空白，但是外地学员代做和本地学员自己做，实际效果却相差很大——外地学员代做，虽然出于好意，迫害初期这样做也的确能圆容其它地区人手的不足，但时间长了，特别是正法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反而造成消息的误报、不准确、延迟，贻误讲真相时机，给救人效果带来损失。而当地学员自己做，由于了解本地民众情况，也方便及时（甚至实时）了解当地迫害案例，写出的材料更容易打动当地人。

师父讲：“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有助师救人的使命。那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就成为了所在地区人们得救的希望。为此我们必须修好自己承担起这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使命与责任，多学法，早日成熟起来，助师救众生！”（《意大利法会》）

救人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每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承担起当地反迫害、揭露迫害的责任，编辑、制作真相资料也是反迫害、救人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不能等、靠外地学员，自己该修的、该做的事不能推给别人。

令我深深担忧。我请求中纪委关注我的冤案，按照宪法规定，撤销对我的冤判、通缉，让我回家与家人团聚，护理垂暮之年的痴呆老伴。请求中纪委澄清真相，还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清白，还大法弟子的信仰自由，将迫害善良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这一发非同小可，中纪委把这封信传送省委，省委下到市委，市委下到区委，然后区委找到我的两个孩子说：“你妈写控告信，告到最高检察院，又告到中纪委，再不叫她回来还告到联合国。你们两个不将你妈找回来，就别回来上班。”

为了孩子后半生，我没放下对情的执著，就回家乡了。回来后，邪恶气急败坏，把我送到新乡监狱。我不听他们的歪理邪说，他们就说我不服管教。大会敲，小会点，“倚老卖老”等各种恶言恶语。家人去三次探望，一次都不让见。初去时给带白牌是考查，后说我态度不好戴红牌是严管。出来时批文写着“态度不端正，不服管教”。他们管坚持修炼、不转化叫“态度不端正”。

六、在最后决战中捍卫大法

（1）提高认识，走出人反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迫害大法铺天盖地地发生在中国。主战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全国一亿多修炼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带着疑惑去省城、北京上访。带有很强的人心、争斗心：为什么法轮功强身健体不让炼？对人对自己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

到了二零一五年七、八月份，相隔十六年的时间，在反迫害中，我向最高检、最高法控告恶首江泽民：为什么

书学法后我悟到一个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别人做就是别人修而不是自己修。我又打印一份，亲自送到附近的邮电所。几个小时后，我打开电脑查看一下，已到漯河市。几个小时后，再一查看到郑州。第二天十六点到北京。十七点左右姓李的邮递员送到最高检。看完后放心了，这次成功了。

很多同修也是送几次没成功。有个会电脑的年轻同修说：“用电脑直接发到他们信箱。”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和另一同修向青年同修请教，帮助周围同修写稿、打稿直接发送信箱。这样做比送邮局安全的多。所以我们周围的同修个个都真名实姓，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向最高检、最高法控告首恶江泽民和当地邪恶无端的抄家关押。

很多同修又开始写控告信。运用电脑直接发中纪委信箱。我也向中纪委发一份控告信。内容是：

◎我因病而修炼法轮功，得到了一个好身体，按真、善、忍准则做个好人，做事先想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给单位节省了医药费，家庭幸福，四邻和睦。这么好的功法，江泽民却欲铲除而后快。

◎大法遭打压后，我坚持信仰，不畏强暴，向父老乡亲讲述真相，意在让广大善良民众分辨正邪，善待救难的大法和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从而都能得到福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一切言行，都在《宪法》35条、36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信仰自由的范围之内，没有违反法律的任何条款，完全是合法的，善意的。

◎但是，在江泽民的打压下，我却屡遭迫害，受尽摧残，耄耋之年，却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我那八十高龄的老伴，因多次面对恐怖场面、长期在恐惧中生活，逐渐变的痴呆，

最近发表的明慧大陆法会交流稿中，很多文化成度不高的学员，因为救人需要，自学成了电脑专家。一位初中没毕业的老年大法弟子在同修的帮助下，历时几年时间，在帮助被非法迫害的亲人申诉的过程中向监狱、公安厅、省政府、政法委、司法局、纪检委等等各级政府官员面对面讲真相，救了无数有缘人。只要有救人的心，大法会给我们开启智慧，赋予我们能力，帮助我们做成救人中该做的事。

同时，也请一直在网上编辑非本地资料的学员停止单一的编辑工作，把编辑外地地方周报的责任还给当地学员，优先做好自己本地区救人的事。

请各地学员从现在开始接手当地的地方版编辑工作，在每周日之前给明慧网投稿。投稿时请注明自己所在地区，说明自己是否当地学员，以及个人的基本情况。没人接手的地区，或者投稿者一直拒绝告知自己所在地区的，原则上相应地区的周报地方版将停止登载。

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我们共同精進，跟上正法進程，把握所剩不多的时间，扎扎实实的救人。▲

为老伴申冤 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上）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公检法司人员，只是听上面灌输的谎言和执行错误的命令，很少听到法轮功学员直接给他们讲真相；特别是省级的监狱管理局、司法厅、省政府的官员更需要听到真相，如果能给他们讲真相，可能当时他不一定说三退，但是他心里会有一个辨别、会有一种变化。若能明白真相就更好，不但救了他们自己，也减少对一方百姓的迫害。

——摘自本文

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七十八岁。在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之际，我想把在大法中修炼的体会与这几年来为老伴申冤，利用法律讲真相的经历说出来，让同修帮我整理成稿，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看到丈夫的巨大变化后我得法了

当初因我单位有两名法轮功学员给我推荐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非常好，还给了我《转法轮》和《法轮功》等几本书，我看了书之后也觉的很好，就跟着他们看了三讲师父讲法录像，因赶上出差就中断了，回来也没有再学，那时工作很忙，再加上平时受无神论影响，头脑中对修炼啊、神佛啊也没有概念，所以也没有真正学进去。

技术同修把家里的同修叫过来组装成本，再密送出去，给同修们发放。

十二月底台历停止了打印，本地同修知道我流离失所，想让我回去，给我找一套同修自己盖的二层楼房。我回来后，房子面积大做条幅很合适。条幅内容有八个，字多的长一米六、宽三十左右。字少的一米二左右。技术同修刻版、买布。做出来成品条幅，有的挂在树上、电线杆上震慑邪恶。还添加各种打印机、电脑、刻玉石护身符机等。供应本地区同修讲真相救人用。

（2）在迫害中控告江泽民以权代法

二零一五年，向最高检、最高法控告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以权代法在中国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种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延续直至今日。

迫害执行的是江泽民的密令“三个月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身源”等等。多少人惨死于这场迫害中，多少人被迫害致伤致残，多少人被投入监狱、劳教所，多少人被绑架、非法长期关押，多少人被迫流离失所，多少人被逼妻离子散，多少人被迫失业，又有多少人被活摘器官。

凡是在大陆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几乎很少有人不被迫害，还株连家人、朋友、甚至同事邻里，几亿之众被推向巨大的苦难之中，迫害的残酷成度令人无法想象。

由于我流离失所，在当地不好露面，所以在投诉书信时让别人捎带，连送六封都不到最高法、最高检终点站——有的被邮局扣丢，有的在航运时在机场丢掉。我深思一下，看

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手扶大门站着，大声的向他们和围观的邻居、路人讲真相。

讲着讲着，我突然猛的把大门一关，飞快的推上门栓，然后对站在旁边吓的浑身哆嗦的老伴说：“他们要抓我，我得离开这里。”

我飞速沿着台阶跳到偏房上，又从偏房跳到堂屋。堂屋是旧式瓦房，我上到屋脊然后下来，跳到毗邻的一座废旧的仓库房上；再从仓库上房，迈上屋脊、下到屋檐；再连跳两座平房、两堵围墙，平安走脱。当时，我已是七十多岁高龄。在登房越脊过程中，感到脚下有一团能量在暗暗托着我，使我如履平地，是慈悲的师父悄然保护我逢凶化吉。

院外那一大帮人，愣了一阵，跳墙进院，以为我藏在隐蔽处。翻腾了半天，没找到我的踪影，一群人等面面相觑，大惑不解，惊讶不已：“难道这老太太能上天入地？”

我离家后，到一个熟知的老年同修家住了两天。因为在一个城市内，邪恶到处搜查，又在各个网站下了通缉，我又离别同修到外地。

其他同修介绍了一个资料点，这个资料点在地下，很严密，里面放有七台机器，是坏机器里边的好零件组装的330彩色打印机和三个破笔记本电脑——这个同修有技术，把各个坏机器好的零件利用起来组装成的。

十月份正赶上做明慧台历，我每天学法、炼功、做台历、打印资料，还和同修切磋。用330机子做台历完全用的是镜像，虽然打印的慢，但打印出来版面清晰艳丽。每天开机前先和打印机沟通，然后就从第一台机器定打印，一台一台往下定，定到第七台时，第一台的机子也打印好了。再从第一台到第七，无论质量、数量都很好。打印好台历，

那时让丈夫学，他也不学，他光忙着打麻将、跳舞和朋友出去玩等等。一九九七年我们搬了新家，周围环境没有我们认识的人，平时爱玩的丈夫也找不到人玩了，只好待在家里，无聊间看到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就拿起来翻看。看着看着，觉的这本书很神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奇书。就静下心来，从头开始一页页的看，全神贯注的看。

到第三天半时，他明显的感觉小腹部位有法轮转动。开始他觉的很好奇，可小腹部位的法轮正转、反转，跟《转法轮》书上写的一样，他这才确定自己的小腹内有法轮了（师父法身在另外空间给大法弟子下的法轮的能量，被后者这边的身体感受到了）。

丈夫四天没出门，静静的把书通读了一遍，从此他被书中的法理折服了，深知这才是真正引领人们走正道的高德大法。

因为丈夫家人信佛，可能他也受到熏陶，所以他学起法轮功来很相信，也很入心，因此身体改变很大——看《转法轮》三天就戒烟了，脾气也变好了。就这点变化，使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很佩服法轮功，因为以前谁都知道他是要烟不要命的人，发起脾气来很吓人。

一九八六年，他就经常胃痛，到医院一检查，是十二指肠溃疡。做了胃切除手术，整个胃切除五分之四。大夫一再叮嘱他把烟戒掉，再这样下去身体就垮了。他嘴上答应的好，但始终没戒。学了法轮功之后，三天就把烟戒了，我说他几句他也不发脾气了，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

丈夫的身心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对我也触动很大，这时我才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走上了真修的路。此后我们夫妻俩修炼二十多年了谁也没吃过一分钱的药，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二、好人一生平安

一九九九年迫害发生后，我经常去发资料。在发资料、讲真相中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我和一个年轻同修一起去上街发资料，我们是分开走的。一会儿年轻同修靠近我说，有人跟着我呢，他还打了电话。我说那你赶紧上公交车。正好有车来，她上车了。

我向另一个方向走去。那个打电话的小伙子就跟着我走。我对他说：“小伙子，看你长的这么帅，可别做坏事。”他不吭声，还跟着我走。走了很长的路，看他还跟着我，我就对他说：“小伙子，记住好人一生平安，保护法轮功学员有福报，将来你可以有好的仕途。”他还是不吭声。

我看到一个公交车来了，想上车，他突然大喊：“她是法轮功！”我转回身迅速揪下头上的帽子说：“我炼法轮功怎么了？我七十多岁了，我炼法轮功把身体炼好了，怎么了？”正好公交车停下，我就上了车。

这时，小伙子举起手对着我坐的公交车大喊：“好人一生平安！”我听到他的喊声，也笑着给他挥手喊：“好人一生平安！”

小伙子原来被中共欺骗仇恨法轮功，那天他明白的一面把大法弟子讲的几句真相听进去了，真好。

三、老伴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我们仍坚持信仰，维护正义，坚定的做好三件事。丈夫因不放弃修炼曾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劳教所，被迫流离失所等。遭受很大的身体和精神的迫害，也吃了很多苦。我也曾被非法关押迫害。

在这期间有个外地同修她丈夫被抓，她带两个孩子不敢住家里，来到我们这里避难。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特别是带着孩子的更得安排好。我知道有个同修，有二亩菜园地。地里盖有几间房，就叫她娘仨先住那里不要出来。这事又不能声张。生活用具和日用品一切所需都准备齐全。专人协调。

如还有一个外地同修，因为邪恶抓他的时候，老俩口一起跳墙躲起来，结果女的把腿弄折。我地同修给他们找住房，他们生活的一切都有本地同修关心、协调。如年轻、壮年的女同修来到这里，就把她们安排在同修办的食品加工厂，男同修安排在同修办的麵粉加工厂等。还有几个外地壮年女同修，我们给她们安排了住处，还给他们找活打工。

以上我们做的这些事，比起北京同修所做的相差甚远。当然，这都与师父的安排分不开的。也只有师父教出来的好弟子，才能做到这一步。

五、在邪恶迫害中坚修大法

（1）流离失所又被通缉 坚持救人

二零一三年十月的一天，有位女同修带着打印机来我家，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走后没有三分钟，几个便衣警察突然闯入我家。这时，我正搬着打印机准备放起来，警察们走到我跟前，得意洋洋的说：“这回你还有咋说？”那意思是抓住了现场。

我从容一笑，搬着打印机抬高到胸前，堂堂正正的说：“为了众生有美好的未来，这是我的使命！”这时，政法委、“610”、国保大队、派出所、社区等一大帮人，鱼贯闯入院内，意欲劫持我。我智慧的把他们都引到大院以外，自己在大

我寝食难安，决定建个小资料点。考虑到有位年轻女同修心性扎实，家庭地点很适合做资料，但她以前没做过，我就找她商量，她说自己单位破产了缺资金。我说，咱俩合作，你提供地点，我提供资金，把资料点建起来。我们五千元买了一台复印机，又买了耗材和所需用的东西，到外地找个版本开始复印，供应周围同修。一台复印机供不应求，就又购买了一台。为了安全，耗材都到省城和外市去买，开车往返。我和另一个同修凑了七万元，购买一辆小轿车，又找个有执照的同修开车，专门为资料点服务。

在二零零四年，我在自己家内偏房精心设计构建一个小密室，建立资料点。有位技术同修教我操作电脑，解决了外出找版本的麻烦。小小资料点功能逐渐齐全，添全了设备，掌握了各种制作技术，能制作大法书籍、《明慧周刊》、真相小册子、真相护身符、护身卡、真相光盘、雕刻玉质护身符等等，并且质量精美可与专业水平媲美。凡是同修救人所需的，不管是本市的、还是外县城的、农村乡下的，只要提出来，我都能克服困难，按时高质量完工。有时为了干活一夜无眠。第二天依然是精神饱满，毫无倦意。修炼大法的超常，千真万确。

在学技术、做资料的过程中，神迹多多。师父开启着我的智慧，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古稀老太婆，高科技的东西竟能一学就懂；酷暑高温季节，在密不透风的小屋里操作，不能用降温设备，却不觉的闷热，时常有习习的小风拂面；计划打印一百张资料，随手拿过一摞白纸，打完后一数，不多不少，正好一百页，这类奇事不是偶尔一次，而是时有发生——是师父看我忙不过来，帮助我提高工作效率。对路途远的同修，帮他们建立资料点和给予资金的支持。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老伴再次被警察绑架。警察抢走做工艺饰品的雕刻机、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后被非法开庭。在同修的帮助下，在开庭前我递交了委托书成为老伴的“亲友辩护人”，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庭。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基本没提前做准备，当庭只是说老伴无罪，再要具体辩护就说不上来了。

在庭审中，律师请法官出示证据，法官把刻有“真、善、忍”的葫芦拿来，律师赞美有加，说这么精美的东西，而且还传递着传统美德，这种崇真扬善的行为怎么能成为犯罪的“证据”呢？可是公诉人、法官却以老伴制作了刻有“真、善、忍”的精美小葫芦数量多少等为依据，说他破坏了法律实施。庭审结束前我递交了公安部三十九号文和新闻出版署五十号文件。

一审判决下来之后，我丈夫被非法冤判八年多并处罚金。从看守所传出消息，老伴说上诉也没有用，就不上诉了。

那时已经开始因为疫情封城，有同修得知即将封城、封小区后，同修立即找到我，约定定期的在大街上见面，这样就和同修保持了联系，新参与帮助的同修迅速咨询了公义论坛，而后和同修商量后，我决定上诉，并立即想办法告诉了老伴让他必须上诉。同修也在短时间内准备好了上诉状。老伴知道我的想法后，在期限内完成了上诉。

老伴上诉成功后，立即向二审法院递交了我是亲友辩护人的委托书，成为了亲友辩护人，并陆续向二审法院邮寄递交了以下文书：

- 1)《阅卷申请书》
- 2)《公开开庭申请书》
- 3)《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

- 4)《会见、通信申请书》
- 5)《解除扣押物品申请书》
- 6)《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
- 7)《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 8)《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 9)《控告状》(对一审法院、公诉人、二审法官的)
- 10)《回避申请书》
- 11)《辩护词》

同时邮寄了对法院的劝善信，以及递交了对区防范办的控告状。

为了反迫害的同时讲真相，二审法官我见过两次，打过多电话。对二审法官控告后，他说话就变的和气，再也不打断我说话只让我听他说了。

在公义论坛同修的持续支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此后就开始真正走上了密集善用法律手段反迫害营救老伴、申冤讲真相的修炼路。

四、向各级各部门邮寄法律文书

我密集的开始提交法律文书后，除了向主送单位递交外，同时也在向各有关部门邮寄文书。一开始看到文书中抄送的单位很多，经常是二、三十个，有时四、五十个甚至更多，从国家一级到地方都有，也有点发怵。不敢寄那么多，就选择性的寄几份我感觉与推倒案子有关的。后来同修总是问我寄了多少个抄送单位，我不好意思的说就寄了几个。同修说那么多单位，为什么只寄几个？其实是我从新唐人电视上看到过一个案子（律师因为家人控告，反而被重判了）。我的心一下起来，变的投鼠忌器。

(3) 坚信大法坚定正念

在看守所期间。我把在北京听到的事给同修讲了一遍。同修们有的听了眼含着泪感动的说：“北京同修做的真好。咱们出去后也要干出点大事。”

有一次，我们十几位同修集体炼功。被巡警发现汇报到所长那里，所长害怕丢官，恼羞成怒。最冷的三九天，滴水成冰，所长命警察强逼我们十几个女学员脱去棉衣和鞋，光着脚，只穿一身内衣，站到监视院子里，实施“冻刑”。站在地上冻了三个小时，我们却从头到脚一点也没感到冷，狱警们看的傻了眼。我们十几个人都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替我们承受，保护着弟子啊！

在被关押期间，警察软硬兼施，采用多种卑鄙手段，妄图让我妥协。有一天看守所所长叫我出来，劝我说：“你儿子单位领导在落实你是否还在炼法轮功；如果你还炼，你儿子由‘长’提‘书记’就提不成啦！”我说我炼功强身健体，没有病不住医院不吃药不打针，不给单位、家庭找麻烦是件大好事。他说你得顾着孩子的前程。我心中暗想：职称带“长”的管行政，“书记”职称的管邪党党务，不提更好。我心中装着大法，慈悲威严，让他们的伎俩一一落空。

(4) 同修的舍己为人感染我

在北京拘留所，几个同修的舍己为人的感人事迹，令人敬佩，我内心感动万分。我想，有朝一日，不论有什么舍己为人的事情，我也要挺身而出，决不吝惜。

二零零三年元月，我走出看守所，恢复自由。三月份的一个晚上，听闻当地几个大资料点同时被邪恶破坏，同修们看不上《明慧周刊》，与明慧网失去联系，很着急。

妇叫来，把昨晚见到的情况叙述一遍，商量着卖掉一套楼房，帮帮外地来京护法的同修。儿媳妇说，就卖我们的新房吧，新房卖钱多。老俩口拿着卖楼房的一些钱，走街串巷，去找外地来的同修，帮他们解决食宿的困难。

另一件事是，有位外省的女同修，丈夫在北京工作。她来探亲时，看到外地来京的同修饿了啃干馍，渴了接自来水喝，她立刻回单位停了职，来到北京开个饭店，白天免费为同修提供热汤热馍，晚上饭桌板凳往旁边一挪，铺上席子和被褥，让同修休息。她又得知警察把外地来上访的大法弟子关进一个大会厅时（正巧的是她的住室和会议厅的窗户对窗户，大约有二百余人），她赶快送矿泉水和油条、馍、烧饼等。

再有一件事：这个北京同修还讲到，她已经进拘留所七次了；这次到十五天出去后，另外一个同修进来，因为这个拘留所有假经文、假同修，这都是邪恶为了破坏法安排的。北京同修不想让外地来的同修上当受骗，所以她们轮换着进来。

我听了感动不已，夜间做了一个梦，看到师父从高空下来，飘落在我的面前，我满心欢喜迎了过来。师父问我：“什么是佛？”我回答：“佛就是宇宙的保卫者。”师父点头又把手中叠好的考卷纸递给我。我接过来还没有来的及看，醒了过来。

几天后，因为同修身份证被搜查出来，在北京拘留所非法关押六天。本地国保又将我们劫持回当地看守所。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因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国保警察泯灭良知，践踏法律，仍不放我回家，在看守所不转化就继续关押。

经过同修们多次交流我才转变了观念，胆子才大起来了。后来就能按照控告状等文书的抄送单位去邮寄了。

记有一次为了给司法系统讲真相，精心挑选准备了十来份文书一起向他们邮寄，一份总共近二百页，我们称之为“大礼包”，一下就寄了四、五十份。结果我们当地的那个司法局长被调离司法系统到了一个几乎公认的是“被发配的单位”，这个局在当地政府进行的满意度调查中成了倒数第一。我一下就在他们系统出了名。

我邮递法律文书都是堂堂正正的通过EMS邮寄。但一天，我又去寄信，邮局工作人员说不让我寄了。我说：“你不让我寄，你们给我拿出文件来，你凭什么不给我寄呀？我有通信自由。”他说：“有法轮功的内容就不给寄。”

我说：“你拿出法律条文来，我们就是因为法轮功被冤判的，我不写法轮功写什么呀？你们剥夺我的通信权是违法的，你们的头在哪儿？把他叫过来。”后来她们打电话后还是让我寄了。此后，我每次去寄信，邮局工作人员都给他们领导打电话，每次也都让寄。

后来我去了另一个邮局，这个邮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那位经理说，法律文书是律师写的，这个我们不管，随便寄，不是反动标语就行。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经常帮助我整理，我每次去就把文书和邮寄清单给她，她就帮我录入进去了，然后我就等着交钱就行了。我想这是师父在帮我呢。

我坚持利用各种法律方式积极营救老伴，不停的通过为他申冤讲真相，本来花白的头发很快变成了全白，人一下瘦了三、四十斤……有几次因为心性关和感觉比较累，跟同修说不想做了，但同修跟我交流后，我一般会从法上去悟，所以当天就想通了。这样我没有停下过脚步，四处

奔走，同时邮寄各种法律文书，申诉、投诉、举报控告等。也经常匿名邮寄劝善信。

说起寄信还有一件事，就在我寄文书的那个时期，在我的车筐里发现了一份资料，打开一看是《给政法委的一封信》，我看写的挺好，看了心里很激动。我首先想到了我们省的政法委，心想如果他们能知道这些真相该多好啊，不仅自己不作恶，还能保护本省的法轮功学员，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就抱着为他好的一念，实名寄给了省政法委。没想到过了些天，派出所就找上了我。

五、中院立案科说，你这诉状找谁写的，写的挺好

一天派出所把我叫过去，也不那么严肃，就象聊天似的问我是不是给政法委寄过信，资料是哪儿来的？我说寄信怎么了？那是有人放到我自行车小筐里的，我看着挺好就给省政法委寄去了。我花十二块钱让他们看看，我觉的文章写的挺好，自己花钱给他寄去了，他觉的好就看，觉的不好可以不看，我犯了什么法了？

警察还问：“你怎么给各地寄那么多信？”我说：“我老伴冤呀，没有冤谁花那么多钱寄那么多信呀，就是想让大家看看这个事，给我们评评理，也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们。”

这时女儿打电话叫我回去吃午饭，副所长说：“大姨，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打出个东西来你再回来拿一下。”我说好吧。第二天上午我过去了，到了那儿已是午休的时间，他们屋内已经拉上了窗帘，黑咕隆咚的，他让我签字，因为他们一直对我说话很客气，大姨不离口的，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加上自己年岁大、眼力不济，我疏忽大意了，也没看内容就签了，拿着一份就回家了。

员们互相牵扯着手，高呼着口号，不让警察抓人。那正邪大战的壮观场面，真是无以言表！

那年轻大法弟子一直架着我的胳膊，警察们一直拿着警棍狠命的朝他打。看他承受的太大，我的元神返回到本体，高呼着口号。

我们被警察们团团围住，劫持到北京广场附近的大院。大院已挤满上访人员，一个个都象笔杆似的直立的拥挤着，高呼着口号真是震天动地。警察把我从车上拉到门里边，另一个警察到这个警察耳边说：“有对着院子拍照的。”这个警察听后立即往外跑。我给周围的同修说：“警察抓拍照人去了！”周围同修给拍照人说：“抓你来了，赶快走！”拍照人听到后不知去向，警察扑了个空。

邪恶为什么害怕拍照？它们让人干的都是不能见阳光的事情。怕曝光、怕人们知道真相。

接着大门外来了一辆大轿车。叫人上满后，往北京周边县城的拘留所、看守所、监狱等处关押。车到一个地方，只见门前放一个牌子，上面两个字：已满。又到一个地方，牌子上面还是两个字：已满。从上午十一点左右至下午六点左右，送几个地方也没送掉，又返回北京城内。最后我和一同来的同修被关押在西城区拘留所。

(2) 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

在北京拘留所，听一位北京同修讲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北京有一对老年夫妻同修，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一家五口都修炼。有一天，老两口晚上外出讲真相，看到外地来上访的大法弟子，有的在马路两侧人行道上露宿，有的在涵洞蜗居，看后好一阵辛酸。第二天，把儿子和儿媳

后来，本地公安把我们劫持回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十几天，后放我回家。

四、在正邪大战中证实大法

(1) 大战中舍己救人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我再次赴京上访。这次约好前去北京上访的共有十四人。为了便于照应，两个人一组。我们二人刚走到广场的西南角，看到广场的东南角来了一支队伍。从远处看，一排四人，大约有二十多排一百多人。手中拿着电棒，跑步去的方向是广场的升旗处。

我们二人加快脚步跑到跟前，天安门广场已拥挤成人海了。是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大法弟子在维护大法。还有武警、便衣、警察。在此形成了正邪大战的主战场。我们俩也进入人海之中，和同修们齐声高呼口号：“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修炼环境！还李洪志师父清白！”

武警、便衣、警察往喊的方向用电棒打来打去。有的学员被打的鼻青脸肿眼睛看不清方向，出不了包围圈。我看到此景，奋力扒开人群，来到恶人面前说：“不许打人！”话语还没落音，面前的恶人就用拳头捅向我的脸部，随即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却觉的电棒、拳头不停的打在头部和后背。

我感到撑不住了，有个年轻大法弟子架着我的胳膊，说：“挺住不能倒下！倒下会被踩死的！”他一边架着我，一边高呼口号。警察朝我们打的更凶狠，我一时失去了知觉，元神离体飘向空中，俯瞰天安门广场——人是真多啊，人群象海浪一样汹涌起伏，法轮功学员的口号此起彼伏，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警察抓人的节奏也在加快。法轮功学

回家一看才知道是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理由竟然是：“通过邮寄方式分别给中央政法委、中央纪委监察委、中央办公厅、某某省政协、某某省政法委、北京市澎湃新闻新闻社、某某市公、检、法部门散发宣传法轮功材料。该材料宣扬法轮功诋毁国家法制干扰行政、司法工作。”决定对我行政拘留七日不予执行、罚款三百元，限期多少天内上交，不交还要继续罚款。

这是区公安分局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对我进行的传唤和行政处罚，但是我到派出所他们言语之间都没说。回家后，直到同修看过内容后才知道上当了。派出所后来说是“上边”压下来的。《给政法委的一封信》相当于是匿名信，说话直接不委婉，对省政法委可能有些刺激吧。

随后我就在给所在区政府写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写了签字作废的声明。罚款三百元，派出所后来没朝我要过，我也没给他们交。

我迅速向区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我在申请中写道：“辩护词就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为老头合法辩护，以备开庭之用，寄给相关国家机关一下，就干扰了行政、司法工作？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区政府作为法定的复议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在行政复议期六十天内没有任何答复。在行政复议期满后十五日内，我直接向市中院提交了行政诉讼状。

在市中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立案窗口，一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看了好长时间，后来拿着诉讼状到里屋去找领导了，过了一会儿才出来。又过去好一会儿，里面的领导出来了，说这是谁给你写的控告状，写的还挺好……但是你还是去找公安局协商解决吧。

六、向民众发放老伴被迫害的相关真相资料及法律文书

老伴被抓以后，同修们就写了揭露迫害的文章发到明慧网，我就背着这些资料去发。因是发生在当地的真人真事，人们一看到题目就愿意看。

我有时后面背着、前面抱着，拿着两大兜资料去发，碰到年轻人，我就说：“给你一份资料，你也当个法官看一看，看你怎么判。”年轻人高兴的接过去拿走了。

有一天我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里面坐着一个人。我就说：“小伙子，给你一份资料，你也当法官看看。”那人说：“我是公安局的。”我说：“公安局的怎么了？你们不也是人吗？我也没恶意呀，让你评评理，没事就看看吧。”他收下了。

后来老伴上诉后，为二审准备好了辩护词。我又背着这些辩护词去发。这个辩护词是公义论坛法律专家和同修帮我写的，从法律角度讲了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一条一条讲的非常清楚，如果有缘人看到这份文书会明白真相的。所以在广泛抄送邮寄的同时，也走街串巷，把它直接送到有缘人手中。

七、四处奔走向各级各部门领导讲真相

过去我都是在外边去讲真相，每天讲退多少人，回家后心里美滋滋的。自老伴被非法抓捕之后，我就觉的应该去给公检法讲真相；虽然不象在大街上讲真相劝三退有那么大的成就感，可是如果让公检法人员明白了真相，不再参与迫害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有一天，一个同修给我说，他在某派出所附近发资料被构陷。当晚在派出所里，同修想跟派出所所长讲真相，同修很快感觉到派出所所长似乎明白真相。就直接问他，

下了防护罩，让其他人看不到我们。我打开车窗往外看到，地面上摆着师父法像，下车的乘客排着队，恶徒叫他们往法像上踩一脚，骂师父一句，才让上车，不踩不骂的，就不让上车。没上车的人有十来个。

我和老伴来到省委大门口，大门两边有武警持枪站岗，不让进去。老伴给站岗的武警讲了真相。武警说：“你们赶快离开，如果超我一步就被抓捕，这是上边的意思。”省委大院的最高处一堆三个高音喇叭响起，反复播放着所谓取缔法轮功的民政部通知，一批批武警跑过来，手持盾牌压阵，气势汹汹，驱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警车暴戾鸣叫，气氛十分阴森恐怖。我和老伴只好当天返回。

省城上访受阻，又招来了派出所、居委会、片警和单位领导的严管看守。我和老伴商议：“你在家，我去北京——你比我影响面大，他们看你在家就会放心走开。”老伴应允：“如此甚好。”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和约好的几个同修乘专车到火车站直达北京。到北京信访局，平时的值班人员已换成了公安警察。问我们是哪个省来的，我们如实告诉了他。他说：“上车，我给你们找个地方帮你们解决。”他把我们拉到本省驻京办事处。我们到了地方，知道受骗了。

办事处的人说：“你们来北京又花钱又受罪，何苦呢？你们师父靠卖书赚了钱，到国外享福去啦，不管你们啦。”我说：“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俺师父出国，是应邀到国外传功传法，普度天下的众生。俺师父要是想发财，无需卖书，只要说一句，每个人给我一块钱，全国一亿多人炼功，俺师父就是亿万富翁。师父从来不要俺的钱，只是教俺炼功修心向善，做个更好的人。”

三、“四·二五”起因和“七·二零”上访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庠，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全国性期刊上，发文诋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去反映实情，结果四十多人被抓，还被官方人员告知“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四月二十五日，各地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上访者虽多，却文明安静，警察不用维持秩序。时任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之后下令天津市公安局放人。当晚，上访者静静的离去，现场干净整洁，无一片纸屑。

“四·二五”上访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理性的上访。然而，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将此事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同年七月二十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从此全国各省、市、区、乡村所有炼功点，都有公安、派出所、社区、居委会等单位里的邪恶人员监视盘查。更有甚者跟踪到家。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我市炼功点好几十个，无论是市内或者乡村，到处都能听到悠扬悦耳的炼功音乐。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中共对大法的迫害铺天盖地的发生了。那时，邪恶操控了所有的电视、电台媒体等宣传机构，不分昼夜的全天散播谎言，迷惑欺骗世人。全国上下，邪恶的迫害非常猖獗。出门坐车，在各交通要道、各车站，乘客都要受严格检查。

起初，我对迫害百思不得其解。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和老伴依法到省城上访。客车行到中途，有公安迎头拦截，叫车上所有人员下车盘查。我对老伴说：“他们别有用，不能下车。”耳边突然有个声音说：“你俩安心坐好。”

一直没有人催我们下车。事后我悟到，是师父给俺俩

我们哪个同修跟你讲过真相吗？他说是，问他是谁，他说是老A。老A就是我的老伴，其实我也给他们讲过真相，并把辩护词等文书给过派出所。随后那位派出所所长对同修说，你走吧，以后不要再去那儿了，那儿有监控。

听到这个反馈我就更有信心了，说明我做的没有白做，派出所所长明白了真相，没有迫害我们的同修。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公检法司人员，只是听从上面灌输的谎言和执行错误的命令，很少听到法轮功学员直接给他们讲真相；特别是省级的监狱管理局、司法厅、省政府的官员更需要听到真相，如果能给他们讲真相，可能当时他不一定说三退，但是他心里会有一个辨别、会有一种变化。若能明白真相就更好，不但救了他们自己，也减少对一方百姓的迫害。

还有，这些高层领导，一般接受的都是上级压下来的所谓“工作”，见到的大都是他们那个环境中同级或上下级的工作人员，很少接触到老百姓。我们平时找他们还没有借口，这回家人有事了，正好借此去找他们讲真相。

想到这儿，我就鼓足勇气，乘火车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省城去找相关的各个部门的领导，根据我老伴这个实际情况给他们讲真相；乘火车去几百公里外的监狱驻地找监狱领导、检察院驻监组提出我的要求；在当地市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去找公安局、政法委、司法局、监察委等部门去讲我老伴是冤枉的。

他们有的嘴上不说，但他们心里也佩服。有时我去找他们时，就写好多纸条，上面有四句话，都是明慧网上的内容。我随手发给他们，他们接过之后，都微笑着点头。

一次去监狱管理局，开始工作人员刁难我，对我很凶，

我耐心的给他们讲真相后，他们也不那么凶了；去司法厅找领导时，说到我老伴在监狱被迫害的事时，旁边一个年轻人说：“他是罪犯，就得那样对他。”我说谁是罪犯？现在没有一条法律能证明法轮功违法，你给我拿出法律依据来。我们是冤枉的。那个年轻人不说话了。

一次，我为社保局要求老伴退还养老金的事去找法院，给法官讲养老金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就应该发给我们的，凭什么给你们退回来？就象银行一样，我存入银行的钱，能说是银行的吗？社保发的养老金就是我们工作一辈子逐渐积累的钱，就是准备退休后返还给我们的，只要人还在世就不能停发，你们想追回这些钱，就是违法的……

法官说：“姨，您别说了，别说了，这是社保局的事，你不要找我了。”我说：“不找你找谁呀？你们专程去监狱当着老伴的面宣判，停发并追回已发我老伴的养老金，这给我的老伴增加多大的精神压力呀，你们这一举动更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你们干的这是什么事啊！今天我来找你们，就要让你们知道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

看到旁边一个小伙子，我说：“小伙子，你还年轻呢，你得分明好坏，你就有好的未来。你老是跟他们不明是非的干事就完了。你要知道法院是干什么的。”小伙子笑着低下了头。最后我也没把老伴的养老金退回去，他们也没再找我。

一次为控告一审法官我到市中院去找领导，领导没在，我也不走，就在那里等他，顺便就跟几个年轻人讲法轮功真相，说的正好的时候，一个小伙子说：“姨，你别讲了，一会儿我们也跟着你炼法轮功了，你看我们头来了！”那几个年轻人马上就不跟我说了。

手指能来回抓一抓。正在感受着神奇，这块白云又飘出来了。我从床上起来，走到老伴跟前说：“师父又给我清理身体了。这次清理的是大脑部份，我现在走路轻飘飘的，好象有人推着似的。”老伴接着说：“我现在看书上面的字，每个字上面都是小人，有的是淡绿色的，有的是淡红色的，有的是淡蓝色的，有的是淡黄色的等等。”他赞不绝口的连说：“真神奇！真是神奇！”我和老伴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无以言表，无比感恩师父，无比敬重大法。

为洪扬大法，每逢周末，我和老伴到广场参加数百位同修的集体炼功活动。广场正面响着高音喇叭，提醒同修请自动站好位置，准备炼功。我就位以后，猛一抬头，看见师父大法身在空中离地面数十米高的地方盘坐，高大无比。我目不转睛的看着师父，师父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我一阵惊讶伴着喜悦，鼻子发酸，幸福的眼泪不住的往下流。擦干眼泪，我继续仰望师父，师父又向我点头示意。我双手合十，嘴里不停的喊：“师父！师父！”师父再一次向我点头示意。

这时，高音喇叭开始播放炼功音乐，集体炼功开始。我闭上眼睛后，看到师父法身一直在上空坐着，看护着我们。我猛的想起师父说的一句话：“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精进要旨》〈拜师〉），深切感悟到师父的伟大慈悲，用心良苦。我激动的热泪盈眶，霎那间，全身汗毛同时扩展，很大很粗，身体高大无比，这个空间好象站不下我，半个头好象哈哈镜似的往前面伸。炼功时，我的手自动随着师父下的气机飘动。炼功结束后，师父法身悄然离去。这是我亲身体到的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多次见证大法的神迹与殊胜。我双手合十，含泪目送师父。

班。有时要干十六个小时左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全身各种疾病都出来了。高血压、冠心病、神经官能症、额窦炎（发作时，疼痛难忍，两手抱头往墙上磕，往桌子上碰）。还有关节炎，胃下垂等等，多种疾病缠身。我瘦的皮包骨头，每年多次住院。在日积月累几十年的病魔痛苦中求生。

在万念俱灰之际有缘得法、绝处逢生，心中倍感幸运，恩师为弟子铺就了新的人生道路。

二、见证神奇、神迹与殊胜

那是一九九六年春三月的一天早晨，老伴叫我陪他散步。我手扶着老伴，带着病重的身体，慢步行走到广场时，听到一阵悠扬悦耳的声音，循声走近一看：一排排的炼功人，整整齐齐的，随着口令在炼功。我俩站在后边，学着他们的动作学炼功。顿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感觉到几十年箍在身上的如铁链、枷锁的东西，从头顶“哗哗啦啦”顺着身体脱落了下来。瞬间，我感觉身体格外轻松、舒服。炼完功后，我对老伴说：“这个功太神奇了！明天咱还来。”

第二天，我们提前去了广场，同修手把手的教我们动作。学会炼功后，我再也放不下了。内心的喜悦，对大法师父的崇敬无以言表。又请了两本《转法轮》和大法师父法像。每天一有时间我就学法、炼功。

有一天，我炼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刚入静，清晰感觉到一朵白云飘入体内。接着，我耳边听到胸腔内“咚咚”的声音，心脏跳动的很厉害，好象要蹦出来似的，但却不痛苦，不难受。又感觉飘入体内的那朵白云又飘出来了。

又有一次，我炼完动功，刚往床上一躺，又感觉一块白云飘入体内。此刻，我全身动不了，只有双脚能左右摆动，

我见领导来了，就问他：“为什么不给我立案呀？凭什么不给我立案？”他说：“最近有个文件，说不给法轮功立案。”我就抓住这个契机，说：“你给我拿出文件来看看，我不能只听你说，你得拿出文件来给我看看。”他不说话了，从一个门进屋去了，再也没有出来。

八、当原告起诉市公安局、市政府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为了反迫害，我向市公安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我老伴在市看守所的一些相关信息。市公安局在回复中，以相关情况不属于政府信息为由，违法拒绝信息公开相关信息。随后我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地级市）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维持原决定。我随后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是市公安局、市政府，法院不愿意给立案，说过了期限，我立即去邮局打印邮寄文书情况，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收到法院传票，二零二一年底在该市法院开庭。

开庭当天，我特意买了一身好衣服穿着去的，因为这代表着大法弟子的形像。我的小姑娘子陪着我进入法庭，帮我拿着水杯、资料，以我的助理照顾我的名义，就坐在我身边。因为我们是原告，所以我们的座位比被告那边要高一些，感觉很好。虽然是公开开庭，但是旁听席上空无一人。

后来得知，十几个县的同修听到消息后主动到法院附近发正念。

对面的被告席上有市长的代理人（一个什么主任）和市公安局局长代理人（两个法制处的警察），还有两个是代表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出庭的律师，总共五个人。

庭审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笑话：市公安局法制处警

察站起来就说，他原告如何如何，随即被法官打断、制止，告诉他：“你们是被告。”摆手让其先坐下，让原告先说。当惯了原告的警察这一下懵了，只好悻悻的坐下。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里更增添了正念。

我以一对五，毫不畏惧，因为同修在公义论坛同修的帮助下早就给我准备好了资料，程序是什么，在哪个阶段说什么，对于出现的一些可能的特殊情况怎么处理，都已经给我写好了，基本上我照着念就行了。

整个开庭时间大约不到一个小时。过程中我堂堂正正，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之下，对方那个主任，那些警察和那两个律师，反而显的很拘谨。虽然我们是这场政治迫害运动的受害者，但我们从来没有承认中共强加给我们的罪名，也从来没有觉的低人一等，我能站在原告的位置上，更理直气壮。庭审后小姑子对我说：“嫂子，你说的真好。”

庭审后，我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还向法庭提交了复制庭审录像、录音的申请，但法院很紧张，以各种理由推托，一直没给。

此次开庭，我没有请律师，因为有同修和公义论坛的默默支持，觉的完全可以应付，花律师费没必要，省下的律师费用来广泛寄送（抄送）插入了讲真相内容的法律文书，更有利于讲真相救人。所以自己为自己做了辩护。

我觉的中共利用法律迫害我们，我们就应该利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如果我们不去堂堂正正的善用法律维权，外界怎么知道他们是违法的？如果我们知道他们违法，也不去告，那怎么能有站到原告的位置上讲真相的机会？无论结果如何，反正当下你公安局、市政府是被告。尽管法院最后没能坚持正义，维持了公安、政府的原决定，但是，

在巨难中的神圣大考

文：中国河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飞速沿着台阶跳到偏房上，又从偏房跳到堂屋。堂屋是旧式瓦房，我上到屋脊然后下来……再连跳两座平房、两堵围墙，平安走脱。当时，我已是七十多岁高龄。在登房越脊过程中，感到脚下有一团能量在暗暗托着我，使我如履平地，是慈悲的师父悄然保护我逢凶化吉。

院外那一大帮人，愣了一阵，跳墙进院，以为我藏在隐蔽处。翻腾了半天，没找到我的踪影，一群人等面面相觑，大惑不解，惊讶不已：“难道这老太太能上天入地？”

——摘自本文

正法进入尾声了，每一个修炼者都在这过程中践行着自己的史前誓愿。为此，今借明慧网征稿，我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我的修炼情况，向师父交一份答卷。

一、千古寻师得大法

亘古久远的等待，亿万年的艰辛轮回，生生世世的坎坷苦难，我终于盼到了师父在三界内最低层次的人类社会传大法。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阳光明媚，我终于得法了。

从我年轻时参加工作到老来退休的几十年遇上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遇上过一九六零年的所谓“自然灾害”。又加上，上有老下有小，少吃无喝。更有甚者，单位安排我到技术革新车间，新产品、土机器，每天二十四小时分两班，每班干十二小时，机器出了故障不修好不能下

况，我就会在帖子中添加说明，指出自己回答哪里有误或不规范，以免以后被其他同修看到时，给同修造成不必要的疑惑。

结语

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既有艰难过关的时候，也有学法炼功偶尔松懈的时候，也有把握不好做错事的时候，也有一些不易觉察的执著心暴露的时候，尽管我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在本地做证实法的事情时也会遇到不同成度的魔难，在与家人的相处当中也会有心性方面的冲撞，在与常人社会交往当中也会遇到利益与心性的考验，“有问题向内找”（《精進要旨》〈致大法山东辅导站〉），有大法的指导再加上平时注重学法打下的基础，我会走好以后的修炼路，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

感恩师父让我今世有缘修炼大法！叩谢师父！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我利用这件事，让当庭的政府公职人员、律师、法官等人都静静的听完了我的发言，站在原告席上讲了真相。

九、区“610”主任的转变

迫害中我们知道，真正在幕后暗地里指挥迫害的是610（防范办），他们通常不直接出面。在查看判决书的过程中，发现一审法官在判决中采信了邪党“××区委防范办”出具的“证明”当“鉴定意见”使用，这是一个很邪恶的证明，证明那些抄走的资料等所谓证据是“×教宣传品”，是让所谓证据与《刑法》三百条关联起来的最关键证据。这个所谓“鉴定意见”既没有鉴定人签字、列明鉴定机构编号也没加盖鉴定专用章，防范办本身就不是合法的鉴定机构。作为本案关键证据的这个证明非常明显是非法的。

在同修的建议下，我就去了区防范办，见到了防范办主任B。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不说。防范办的人明显比别的地方的人嚣张、邪劲大，他们有几个人围着我大声嚷嚷，他们可能也没想到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敢找上门。

我也没示弱，他们给我耍横，我不怕，我不管他这个那个的，什么你也得说理。其中有一个人邪劲挺大，他用手指着我，叫嚣着要叫公安局的人来把我抓走，我毫不畏惧，心想我要用大法弟子的正气压住他们。我立刻站起来说：“你叫他们来，你让他们把我抓起来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今天跑过来是为了救你们，人在做，天在看，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你看你们年纪轻轻的，将来要是……怎么办？”一下子他们都不说话了，一个个的僵在那里。

（待续，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为老伴申冤 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下）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本文谈的虽然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初中没毕业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没有大法的指引，没有当地同修方方面面的有力帮助，没有公义论坛法律专家同修的辛苦指导，靠我自己是走不过来的。

这是一个整体配合的结果，这是只有在大法中才能展现出来的无私无我的崇高境界。感恩师尊，感恩同修。

——摘自本文

（接前文）

防范办主任B见状马上就让我坐下。让防范办的C给我录像，搞的象审讯犯人似的。我立即不干了，说：“B主任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像我不允许录，你们不能侵犯我的肖像权。”我态度非常坚决，他们就没再给我录像。

我拿出准备好的关于十四种邪教的39号文件让他们看，他们不看，说他们都有，不看，看七月二十二号的文件就行了。后来他们说到“天安门自焚”，我说就是傻子都知道那是假的，你们也信？我给他们说了其中的几处破绽，说那就是拍戏呢。跟他们说了一大会儿，他们都静静的听着。最后我说：“老伴就是往小葫芦上刻了‘真、善、忍’就判了我们八年多，谁看着这小葫芦傻了、呆了、受到伤害了？我们太冤枉了！……”

体问题是什么，结合预判给出答复。有的时候不能够做出具体的预判，就结合内容给出多种问题假设，结合每一种假设给出相应的答复，这样做虽然耽误的时间比较多，但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转换角度看问题。有时遇到一些看起来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转换一下看问题的角度，不是陷在同修的这个具体问题中往下思考，而是跳出这个具体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对同修进行答复，往往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制作图文教程。图文教程的优点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直观呈现、易于操作，即使是电脑基础不太好的同修也比较容易上手。当自己某一阶段，在某方面有了技术心得以后，觉的该项技术对某些同修会有所帮助，就将其制作为一个图文教程展示出来。制作一个图文教程，要经过立意、搜集相关知识、整理知识、构思、截图、制作、反复多次纠错、发布、结合反馈进行修改等多个环节，虽然过程比较辛苦，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用时最长的一个累计大约有50个小时），但是只要一想到能够对同修会有所帮助，制作起来也就感觉不到那么辛苦了。

慎重答疑，尊重他人答疑成果。我现在答疑能够做到不盲目跟帖答疑、不求帖子数量、不跟内容重复的答复，心中只是抱着一种为同修解决问题的想法答疑。答疑时，有时需要借助于技术论坛其他同修的技术答疑与成果，我会在答复中引用其链接或者引用其答复，不是直接拿来当作自己的答复。

修正有误或不规范的地方。尽管自己比较注意问题答复的质量，由于技术知识的限制及思维的局限性，个别时候也会出现答复有误或不够规范的地方，只要发现这种情

译解决英文问题；遇到图片中的英文先用文字识别工具将其转化为文本，再进行翻译；使用截图工具并在截图中配以图示、文字说明，使之含有的信息量很大，可形象直观的反映、解决问题；等等。

学有所长。学习技术不面面俱到，用的到或感兴趣的就学，用不到或没兴趣的就不学，在某些方面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做到学有所长、学有所用，这样可以更有效的帮助同修解决问题。

三、做好电脑技术支持

用心答疑，专注自己所长的技术领域。对于有条件验证的问题，首先在自己的电脑上实践，验证成功后再答复给同修，必要时再配上直观的界面截图。对于问题答复，尽可能做到步骤详细、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即使是技术比较薄弱的同修按着答复也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同时努力提高答疑的质量，更有效的解决同修的技术问题。

学中用，用中学。对于某些属于自己所长的技术领域，自己又不是太有把握、理解不太好的问题，就借助互联网使用谷歌进行搜索。但搜索到的相关知识往往比较庞杂，不适合直接提供给同修，就需要结合自己的技术知识与经验，对相关知识进行筛选、重组、优化，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整理为适合回复的内容再答复给同修。这样即帮助同修解决了相关问题，同时又丰富了自己的技术知识与经验，可谓一举两得。

预判问题，不轻易反问。同修问的有些问题比较概括或者是表达的不够明确，这个时候我就仔细阅读同修遇到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经验与知识，预判同修可能遇到的具

后来那个防范办人员C说：“你说完了就赶紧走吧，说的不少了，这楼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后来C送我下的楼。

我在楼里打听到了，原来那个给我老伴出具证明的防范办主任K的姓名，他已经调到爱卫办（全称“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了。我立即找到爱卫办的电话，打电话找到他，质问他为什么给我老伴出具那个证明，害我老伴被冤判八年多，他说他已经调走了，不管了，找现在这个主任B吧。

去防范办明显跟别处不一样，第一次他们那个邪恶劲头，让我感觉很难受，我跟同修说，我都不想去防范办。在同修的鼓励下，后来我又接着不断的去了。

后来有了辩护词和其它文书，我经常不断挑几份文书给他们拿过去。控告了防范办的主任K和B。后来我去防范办，有一次我当面把这个控告状给了他们。但多少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们不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没有之前那股邪劲了，就包括那天表现嚣张的几个人，都变的和气的跟我说话了。后来我就直接给防范办主任，他都接，接过后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了。

这个区防范办就在政法委的办公楼里，有一次我因老伴保外就医的事去找防范办主任B，没在。我就在楼里转悠，后来到楼下的一个办公室里问，顺便讲讲老伴被迫害的真相，那人很认真一直听我说，那人后来看四下没人，就小声跟我说，你去那个房间去找反映一下可能有帮助。我谢过后去找了。

那是个副书记的办公室，副书记是个女的，说话也比较好。听我说了情况后，就给B打了电话，一会儿B就去了她办公室，当着我的面对B说处理一下我的事。我又在B的办公室说了好一会儿，后来我走时，B又把我送下楼，对门房

的保安说，大姨以后过来找我就直接让她上去。看到我的自行车放在里面被别的车子挡住了，他又帮我把自行车挪出来。

后来我去防范办就跟去邻居家串个门一样，说去就去了，一点没有什么思想负担。B也对我说话和气、尊重，防范办的其他人也是一样。

后来为了申诉，进一步证实防范办的证明的非法性，我向省司法厅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省司法厅信息公开，区防范办是不是在省司法厅备案的司法鉴定机构。省司法厅答复了，说没有在司法厅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备案清单里。后来司法厅的回复我也和其他文书一起给防范办主任看了。

在后来发生的几件事中，我看到他变了。

后来监狱的副监狱长L找我解决老伴的后事，有一段时间表现的很嚣张，有一次和我们谈话时，邪劲十足，有的话说的很恶劣很不象话。说他们已经找过省政法委和我们当地政法委了，要动用全省的力量解决，并直接攻击大法……

过了两天是我正在防范办和B主任讲真相，监狱的副监狱长L等又来我地找我，我说：“你们不是有监控定位吗？你们就按照定位来找我吧。”看来他们的定位跟踪很厉害，过了一会他们就到了B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就在防范办办公室谈了话。

监狱再次逼我火化遗体，我说话有些急，无意间说了两句对我不利的話，B主任就在旁边悄悄碰了我一下，意思是提醒我不要说错话，以免让他们抓住把柄。我也马上领会到了。他还对监狱方说，事既然出了，不管怎么办，你们这事办的要让老太太满意。监狱副监狱长L的前两天的邪劲好象一下就蔫了下去，没敢在防范办说过份的话。

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下次监狱再来找你，你告诉

术专业不搭边、没有这方面特长（只知道一点皮毛）、甚至是连英语都不懂的人，怎么可能会给他人提供电脑技术支持？这是一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大约是在八、九年以前，在登录技术论坛的时候，偶然答复了一个关于操作系统的基本问题，还真帮助同修解决问题了。啊！原来我也可以给同修提供电脑技术支持、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啊！这一下增强了我的信心，除了在本地做好自己负责的证实法的项目以外，从此也开始了我的电脑技术学习、技术支持之路。

2. 技术入门

对于学习电脑技术不入门的人来说，学习电脑技术感觉太难了，学起来太不容易了。但是一旦入门之后才发现，学习电脑技术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下面是自己的几点体会。

所见即所得。电脑系统中的界面一般都比较直观，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地方只要可以点的动的地方，大多都可以点击进去进行查看，只要不随便删除系统文件，不随便修改系统设置，就不用担心搞坏电脑的操作系统，不长时间就会对操作系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熟悉电脑中的许多应用与设置。

善于利用互联网。互联网与技术论坛上有许多与电脑有关的知识、技术可供学习，很全面且比较完善，特别是一些相关图文教程与具体的操作方法，通俗易懂、很容易上手，只要按照具体的步骤进行操作，就可以学会了。

善于利用辅助工具。遇到问题可使用搜索引擎（如谷歌搜索）查找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懂英文可以使用谷歌翻

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转法轮》）背着背着就会逐渐的感到轻松、愉悦，也就不会再过分的执著那些事情了。是啊，罗汉都能这样，何况我们在大法修炼中要达到更高果位的修炼人呢？这些事情不都是应该放下的吗？虽然魔难大多是修炼人给造成的，可是造成这个事情时他可也是处于常人的一种状态中啊。

技术论坛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交流、提供技术帮助的地方，实际上也是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心性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也是修炼人修炼、提高的一个好环境。每当看到有同修提出复杂不易答复的问题时，能否在自己的技术范围之内去尽心尽力的帮助同修解决问题，还是有意绕开；每当给同修解决了问题时，是觉的自己的答复能够帮助同修解决问题而感到欣慰，还是象常人那样的感到沾沾自喜；每当看到同修某方面超过自己，是为同修的提高感到高兴，还是心生嫉妒；每当看到有比自己更好的答复时，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以后做的更好，还是感到心中失落；等等，时时、事事都在考验着自己。

许多方面我也是逐渐认识、做到的，在这里感谢技术论坛上从技术到心性等各个方面对我提高有所帮助的每一位同修！也感谢有技术论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大家可以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二、学习电脑技术

1. 起因

给他人提供电脑技术支持，原来以为那只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或有这方面特长人的事，象我这样与计算机技

我一声，我也去给他们谈。”后来监狱领导又来找我时我就告诉了B主任，他真的来了，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就象领导讲话似的，讲了很长时间，都是向着我说的。看到一个生命回归正常，真是一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

我们市有几个区，几年来，同修们都明显感觉B主任所在的我们这个区要比别的区迫害轻的多。同样是面对面讲真相，别的区一下判三年，这个区有时直接就放了，有时行政拘留几天就放回来了。相邻区有时一年就冤判好几个同修，这个区几年来就没有同修被开庭。

十、只身到监狱探询遭凌辱，当地派出所所长千里迢迢找到我解释情况

二审维持原判后，从二零二零年，老伴被非法关押到监狱后。一年内只允许通过三次电话，之后完全断联，全家人非常焦急，我说我去监狱打听一下看是怎么回事。孩子们都不同意，说我岁数大了，一个人去不放心。过了几个月，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瞒着孩子们独自去了监狱。

我到了监狱后，看门的不让进办公室大楼。后来就出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问说：“你有什么事？”我说：“是关于我丈夫A的病情和要求保外就医的事，找一下监狱医院D院长。”我问他贵姓，他说是这里的主任E。这个E主任问：“你是炼法轮功的吗？”我反问他：“和这有关系吗？”

我紧接着提出要和老伴通电话，想知道他的身体情况。E主任没有给任何答复，我又要求见监狱长，E主任也不理睬。他们进了大门我也跟进去了。他上了楼，让人看着楼道不让我上去。我就给他们说：“我老伴在里面好几个月没有电话和音信了，过年我们全家都没有过好。我老伴这么大岁

数了，蒙冤受难，在里面吃的不行，营养也跟不上，身体怎么吃的消？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活呀！”说着说着就不由的哭了起来。他们还是不让我上楼。

在这时，有个狱警F还有其他几个人，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当时他们的态度还好。我就给他们说了说我的诉求。突然进来一个不知是武警还是什么警察，竟然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辱骂。我站了起来，说：“你还要打我、抓我吗？正好我老头在这，你抓了我，我和他做伴去！”因为旁边有人拦着，他才没动手。

过了一会儿，几个自称派出所的人开着依维克来了，又给我做笔录，又查我的身份证，又照像的。对付我这样一个七十多岁的手无寸铁的老人，需要这样吗？我看着监狱E主任一班人如此蛮横不讲理，很为被非法关押的老伴担忧。

事后，我给监狱所在地公安局邮寄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信息公开派出所警察在监狱让我做笔录、查我的事。

过了几天一个自称当地派出所所长的人打来电话，说话很和气，说他们收到了信息公开申请了，正在调查，问是什么情况，我就说了一下。

又过了十几天，那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办事，到我所在地城市了，想和我当面谈谈。关押我老伴的监狱就在他们这个派出所辖区。我看他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立即去和他见了面。谈的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情。他说信息公开申请收到了，领导也很重视，他特地当面跟我解释一下。

谈话中，他强调那天我见的那些自称派出所警察不是他们派出所的，我见的那个自称是派出所警察的人叫××，

当时我没有辩解，对同修表示了感谢。前一个问题让我认识到自己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想当然的答复问题，这样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从而促使我在以后答复问题时更加谨慎，对自己不太熟悉、没有考证及依据的问题不轻易进行答复，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更为客观、严谨的态度；后一个问题虽然我的这个答复是对的，也促使我反思以往的答疑是不是确实存在着类似问题，发现以前的答疑确实是存在着部份答复较为简略、考虑问题不够全面的情况，从那以后，我就注重在答疑中从多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组织的答复尽可能的全面、完善，无形中使我的答疑质量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给我提出问题的同修。

在进行答疑时，有时会看到其他同修的答复不够完善或偏离了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在下面跟帖说出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方法，而不是去质疑或指出同修的答复哪里有问题，避免给同修造成心理压力，因为考虑问题谁都有疏漏、考虑问题不全面或理解不到位的时候，有时答错也是难免的。在进行相关问题探讨时，只是诚恳的说出自己的认识与看法供他人参考，不去太在意是否被认可与采纳。在遇到矛盾时，自己不去指责或用激烈的言辞对待他人，对于他人的指责或较为激烈的言辞，我会想到师父说的“如遇强辩勿争言 向内找因是修炼”（《洪吟三》〈少辩〉），不去与人争辩，查找自己的问题所在。

事情说起来轻松，实际上真正遇到问题时，虽然有用心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法理上明白，但有的时候心里还是放不下，脑子中反复、持续不断的反映那些刺激人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就会反复的背诵师父说的：“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

修别人的，所以我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只用法来衡量、要求自己，不用法去衡量、要求别人。通过学法使我认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只要自己心里一不舒服、难受，想要与人争辩，就知道肯定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了，自己的哪个观念、哪颗心又被触动了，需要自己修炼提高了，应该去这个观念、去这颗心了。

在技术论坛上答疑时，有时自己的一些技术答疑会受到他人的质疑。这些质疑中也确实有的是自己的知识所限或想当然造成的答复不正确，对这样的质疑自己能够接受、改正并诚恳的道歉。但有些质疑是质疑者的知识或技术所限造成的质疑错误，开始对这样的质疑就总是忍不住想要与人理论、争辩一番。

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能够做到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先使自己冷静（个别时候也是强制自己冷静），不被触动的那颗心所带动，等心情平静下来，再去理性的说出自己的依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同修大多最终也会认识到其问题所在并表示歉意。有的质疑者当认识到自己的质疑不对时，会给自己的质疑找一些借口，或者是默不作声了，我现在也能够做到心中平静对待，一笑了之。

有一次，一位同修指出了我的一个答疑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说我的另一个答疑考虑问题不全面，没有将所有的可能情况都罗列出来。我从新审视了一下，前一个答疑确实是我由于自以为是，没有经过考证凭想当然进行的答复，答复是不正确的；后一个答复正好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知识，虽然回答的简单，但答复具有针对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同修之所以说我说的不够全面，可能是同修对这个问题不太熟知，觉的全面答复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他的警号是多少，他是监狱的狱警。并再三强调监狱警察和他们的公安警察的警号有明显区别，公安警察编号是六位的，监狱警察编号是五位的，“那天真不是我们派出所的人去的，车也不是我们的车。”

之后我向省监狱管理局、监狱多次投诉这件事，始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之后再没发生过类似情况，再没敢那么邪气的对待我。

这次去监狱，还了解到一个情况，从二零二零年年底开始，半年的时间，老伴与我们会见、通话、通视频、通信的权利被完全非法剥夺，理由就是他没“转化”。我们存过两百元视频通话的钱，一年了都没有让视频通过话。其实直到老伴去世都被完全剥夺了这些权利。

因为监狱剥夺老伴合法权利的时候，包括不让会见等，一个主要的借口就是没“转化”，为此我向省监狱管理局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书，随后又对他们的回复提起了行政复议，在复议申请书我谈到：“《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警察应当维护当事人依法申诉的权利，也就是说当事人有不认罪的权利，因此原告所说的、递交的法律文书没有妨碍改造的情形，也就是没有阻碍一个人违背道德、违反法律，只是在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转化就等同于认罪。虽然A被关押入狱，但他作为一个无罪且不认罪的服刑人员的人格不受侮辱，《监狱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被监管人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它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就明确了‘不认罪’是A的权利，而监狱警察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强制当事人认罪。”

“同时，也没有不认罪就不办理监外执行的法律规定。对于转化是监外执行的条件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法无授权即禁止。”

省监狱管理局没有回复，我对此又做了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义正词严的指出他们的违法之处，同时论述大法在中国大陆也完全是合法的，我老伴A的行为也完全是合法的。后来一个监狱管理局的人打来电话，一开始说了一些别的，说着说着就跟我说了一句：你文书写的挺好……；本市司法局我也抄送了，也接到本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这样说。

十一、老伴不幸去世

老伴被非法关入监狱后，我也随之向监狱、司法系统递交文书，并将其它文书也向监狱抄送邮寄了。

老伴在狱中因长期处于极为严重的贫血中，一只眼睛已经几乎失明，咨询过专家大夫，长期贫血会直接导致器官衰竭，尤其是心脏衰竭，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我向监狱、监狱管理局和司法厅邮寄递交了《保全某某生命安全申请书》（并注明是履职申请书，方便以后提起行政诉讼）

我和女儿曾多次找监狱、省监狱管理局，要求给老伴办理保外就医，递交各种文书。可是监狱却拖了一年多了也没给办。我写了投诉书，不久监狱就来人了。一天上午，监狱办理保外就医手续的两个人，来到我地已经是中午了，他们马上和我女儿一起进入区司法局开始谈。

女儿回来转述，一开始司法局的人很嚣张，说我要无赖（可能是指他们赶我走时，我就不走），说我给她资料，其实

少两、三次（包括默背与逐句对照的背）才算背过，在背法的过程中感觉师父法中的标点符号都是有其内在的涵义的，所以我背法时要求自己连标点符号都不能背错。

同时，在炼功方面我也抓的比较紧，通常每天都要将全部五套功法炼一遍。用心学法与炼功，为我的修炼、做好电脑技术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学大法开启智慧

记的大约是二十七、八年前，自己在单位里工作比较优秀，当了个中层小领导。事业已小有成就，就觉的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吗？不时会感到有些迷茫。

那个时候就感觉大脑思考问题有些迟钝，学习记忆点新东西非常困难，连续看书半个小时就会眼睛发涩、流泪。学大法后，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学点新东西也容易学了。特别是近七八年，我学习电脑技术时，许多地方自己一学就学进去，好多知识也能联系、贯通起来，比年轻时学东西学的还要快、还要好，在某些技术方面还会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自己都觉的好象是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心里也明白，这是师父与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是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

所以我就时常告诫自己：这都是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可千万不要觉的自己帮助同修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解决多少问题，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自己只是在用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智慧学到的知识，来帮助同修解决技术问题，是在做师父让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3. 在技术支持中修自己

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法是用来修自己的，不是用来

学法修心 做好技术支持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法是用来修自己的，不是用来修别人的，所以我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只用法来衡量、要求自己，不用法去衡量、要求别人。通过学法使我认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只要自己心里一不舒服、难受，想要与人争辩，就知道肯定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摘自本文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值此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现将我学法修心、做好电脑技术支持中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大家交流，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一、学法修心

1. 学好法炼好功

师父反复的讲法使我认识到，作为修炼的人，学好法是修炼提高、做好一切事情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保证，学好法才能够使所要做的事情做的更好、更有效率。

我谨记师尊的教诲，平时比较注重学法，通常每天都要保持2～3.5个小时的学法时间。每当感觉通读效果不太好时，我就开始背法。现在学法我主要以背法为主，主要是背《转法轮》，有时也背《精进要旨》、《洪吟》等。我现在背法的时候能够做到用心、静心、专注，不追求数量，重复背过至

是我拿了几份以前的文书给她看。后来被监狱的警察打断了，说我们都是为老百姓办事，就不说这个了。我女儿说，监狱来人很能说，也很卖力要让保外就医手续办成，谈来谈去，最后卡在保外就医的文书格式上。监狱警官说，他们经常办，给全省各地都办过，人家都没说有问題，就你们这儿这么要求，区司法局一直坚持他们的说法，还拿出来一份当地监狱出具的文书，说得按这个写才行。后来监狱来人没办法，当着我女儿的面，给他们监狱长J打了个电话，监狱长J说就按他们司法局的要求改，下次把改好的文书发给他们。

我女儿看到监狱方是真心办保外就医，而且还说了些公道话，心里很感激，出来后我女儿说请他们吃饭，他们说不行啊，这是让我们犯错误呢，以后有机会吧。最后一个狱警对我女儿说：“监狱长J特别交待，让我转告你们，说你妈妈很厉害，写的文书水平挺高，让你妈妈以后就别再告了。”我女儿也自豪的说，那当然，我妈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的，我们家就靠着我妈呢。后来我们了解到那个监狱长J过了两三个月就调走了。

监狱第二次来司法局，他们还是以手续不合格为由拒绝接收。

半年以后，我老伴又住院了，但监狱一直没有给我通电话，只是给我女儿打电话，同时诱骗我的女儿以关心照顾我为由，不告诉我。后来我还是知道了，我就给医院的主治医生、主任打电话，医生说老伴已病危，已经发三次病危通知了，让我们赶快过去看一看。

听到这儿，我心里很着急，马上给监狱医院院长打了电话，问我老伴怎么样？他说还那样。我说：“听说我老伴病危，已经不行了。”院长说：“谁说的？谁告诉你的？”我说：

“你别问是谁说的，你说是不是这样？”他见我态度坚决就软下来说：“那你们明天过来吧。”

第二天我和女儿马上动身，因是二零二二年疫情期间，我们还买了防护服，可是到了半路就不让我们往前走了，不得已只好返回。后来在我的强硬要求下，监狱最终同意特事特办，监狱医院院长L让我们第二天去见我老伴。可是未及动身，L就通知我们说，老伴已经去世了……

监狱说来车接我们过去，我拒绝了。我说：“老伴活着的时候不让我们去见最后一面，现在死了，不能说话了还要我们过去干什么？你们到底怕他说什么？”

监狱见我们不去，就派人来和我商量。监狱教育科长H很嚣张，说马上火化，不及时处理，时间长了脸就变黑了，到时候你不同意也得火化。我说：“你火化试试！我老伴不明不白死在狱中，他离世时没有我们家人在场，不说清这背后的事，你就想火化？”他就不说话了。

又一个人问我困难不困难，他们要给几千块钱补助。我说我不困难，我有退休工资，不缺钱。你们把我老伴的事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得给我说清楚。

那个教育科长H又说：“我们给你老伴做鸡蛋面条，比你家孩子照顾的还好。”我说你糊弄谁呀，你们监狱迫害死了那么多大法弟子，你们还能对他好？

后来他们来了好几拨人，最后他们说，别人我们就给八、九千块钱，我们给你多点儿，一两万，最多不能超过五万。我说：“行了，别跟我谈了，以后你们也别来，我这是修炼了法轮功，要是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我早拿大棍子棒你们了。现在看你们也是谎言的受害者，也是被利用的人，你们赶快明白真相吧，不然结果会很不好。”

副监狱长赶紧摆手说：“别，别，我去打个电话问问。”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给我们领导说好了，这一万块钱也给你们。”

此后监狱火化了遗体，老伴入土为安了。

通过这几年直接找省监狱、公安厅、省监狱管理局、省政府、省妇联、本市政法委、公安局、法院、司法局、中院、纪检委等等，找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我的一个最大体会就是在对方表现出很凶的时候“不要怕”，我们要真正能够把自己放到神的位置上，真的就能接通神强大无比的能量，以震慑邪恶，由此体现出大法威严的一面。慈悲能救度良知尚存者，对良知被完全尘封的人，威严是起作用的。

监狱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但是案子还没有完。接下来我还要找当地不接收我老伴保外就医的司法局、抄了我家私人财产的公安局和冤判我老伴的法院、扣养老金的社保等相关人员。找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有缘人通过法律讲真相，让他们尽快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参与迫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大法也是有威严，不能迫害了大法弟子就随随便便没事了。

以上谈的虽然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初中没毕业的文化成度，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没有大法的指引，没有当地同修方方面面的有力帮助，没有公义论坛法律专家同修的辛苦指导，靠我自己是走不过来的。这是一个整体配合的结果，这是只有在大法中才能展现出来的无私无我的崇高境界。感恩师尊，感恩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们真没赔过这么多。监狱是经常死人，我们一般都是六、七千块钱就打发了。现在就剩你们两家不好解决的，而你这是最难解决的。

看他们的眼神、说的话，确实是想解决了。后来他们说到出19.8万，并反复强调说，从来没出过这么多，就是这19.8万，我们还必须得分两次打出来。我不干，副监狱长L他们就小心翼翼的用央求的口气跟我说，生怕哪句话说不对了让我不高兴了。说确实没骗人，就是我们答应了钱也出不来。后来那个跟着来的监狱长的领导M处长说，老太太不满意，咱们得尽量让老太太满意，钱不出来，这么着，咱们想个办法，给律师事务所五万，让律师事务所给监狱开票。律师事务所扣下律师费后，把剩余的钱给大姨。

我还不干。M处长又说，大姨不满意，没别的办法了，这么着，我们凑凑，我出一千，这次我的出差补助我不要了，对副监狱长L说，你凑五千，对另一个说你凑两千。副监狱长还当着我的面给他老婆打电话，让她去银行去取钱给他转过来。几个人又不断的求我同意，甚至还不断的双手合十的拜着我。

当时让我看着都觉的他们有点可怜似的，后来想，算了，就答应了吧。虽然赔偿费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看他们从软硬兼施，恐吓威胁家人，到最后没招了，一再央求，而且他们也听了我的讲真相，我就没再坚持了，同意签协议了。

这时二女儿说：“三年前我父亲在的时候，为了让监狱尽快送父亲去监外医院看病，我们给监狱打过去一万块钱，你们后来花了多少、剩了多少什么也没说，不了了之，这钱你们得还给我。”监狱副监狱长说不好办了，治病用了。二女儿说：“那不行，我手机上都记着呢，我们是垫付的，你不给我，是想我们接着告吗？”

最后一个司法系统的领导G，他是监狱长的上级，也出面了。我说，老伴病危下了三次通知，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见一面，你们监狱在干什么？你不觉的你们失职吗？这里面必有原因，我一定要追究到底。此后他们把老伴的遗体冷冻在殡仪馆，一段时间监狱方没有人再来找我谈话。

十二、突如其来的听证会从邪劲爆棚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糗事

在多次的要求、申请下，二零二三年十月中旬，我专程去监狱申请看老伴在监狱时的监控录像，没想到只让我看了十几分钟被精心剪辑过的几个录像片段。

我要求看完整录像，监狱称他们已经删除录像了，就保留了这十几分钟，我认为事出反常，必有见不人的事，因此回来后就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依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监狱却一直没有回应。

给检察院驻监组打电话，也给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打电话，想再次申请看完整的原始录像，可是我在一个多月内打了至少二十七次电话都没人接听。接下来的两个月打了二百九十九次电话，接通了十三次，都没找到能办事的人。每打一次电话我都有记录。

二零二三年底，我接到监狱医院院长的电话，说监狱长某日要来和我见面。那天我和孩子们来到他们定的一个酒店内会议室见面。到那一看，发现里面已经坐好了十几个人，现场还架好了摄像机，镜头对着预留给我们的座位。这时他们才告知我和孩子们要召开听证会。

当时我一听就急了，真想立马走人，他们来这么多人，一看架势就是一个提前准备好的鸿门宴。不提前告诉，弄

的我们措手不及，不让看完整录像还搞突然袭击开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的听证会，陪我来的只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外甥。后来一想，既然来了，就听一听他们怎么说，看他们要干什么，我是大法弟子，我怕什么。

听证会开始，主持人首先自我介绍，称他是我们当地市政法委调研员，还逐一介绍了监狱来的四个人，我们当地六个人，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区防范办主任B居然也在座。我马上打断了主持人的讲话，说主持人你先不要讲了，你刚才介绍的人，我一个都没有记住，你等一等，我从包里掏出小本子逐个让他们把自己的姓名、电话等写下来。主持人马上说：“不用记，别记了。”我说不行，将来我还得找你们呢。他见阻止不了我，也就不得不同意了。

我一个一个的问他们的名字、电话、单位、职务，他们被迫给我写了。只有最后一个人，我问他姓名时，他马上吓的后退，连连摆手说：“不要记我，我是律师，我是律师。”我就觉的好笑——你一个律师怕什么呢？看来这个律师都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事不地道，跟他们来都觉的不光彩。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一直怀疑有法轮功学员背后帮我。我们进去后，监狱的人在后面一下就围上了我外甥，觉的他是法轮功学员，非要问出他的姓名、电话。我逐个找他们登记，估计大出他们所料，他们一下自己乱了营，有点不知所措了，也没人追问我外甥了。而外甥头一天得了个梦，梦中一直有人拿着纸追着他让他签字。

监狱医院院长主要谈了我老伴在监狱期间，监狱如何积极治疗和积极办保外就医的事，说他们完全尽职尽责尽力了。监狱医院院长很狡猾和伪善。以前是监狱和我们主要对接的人，打电话、见面不下几十次吧。监狱只让老伴和女儿通过

也带来了很大压力。同修家中也各自有事，还有其它救人的事要做，为了安全，我们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见面联系了。而我又基本不会打字，费了好大劲也只能发几个字的信。

那个副监狱长L不断来找，我就有点烦了，加之又不方便和同修及时取得联系，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拒绝和监狱见面了。二女儿就找了一个常人律师，让跟监狱谈。

副监狱长L经常去孩子们单位去找他们，孩子们单位的人也烦他们了，见到L直接就说人不在你回去吧。后来孩子们也陆续没了怕心，都跟监狱翻了脸，强调这个事就是我做主，他们根本说不了我。副监狱长L再也不敢嚣张了，因为他没招了，语气也变的恭敬了。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省城找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和省政府，我说我老伴已经去世三年了，还在冷冻着，你们再不给我解决，我就去北京。省政府人员说：“别去北京，这样影响不好，我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此后不久，司法厅主动与我联系，并督促监狱管理局回复我的文书，因为他们以前退回了我用EMS寄去的文书，这次又让我给他们寄一份。还主动与我请的律师联系。

今年的一天，律师打来电话，说监狱那边答应多给钱，要和你们见面谈，你们同意不同意？要同意就签个协议定下来。我同意见面了。

过了几天，监狱的副监狱长和他的一位上级领导M处长，还有其他监狱人员和律师都来了。

我带着他们到了二女儿的单位，找到正在上班的二女儿，我们签下了协议。

那天他们对我们非常客气。一开始我说必须得三十万，少了不行。副监狱长L用央求的口气对我说，大姨啊，我

为他们知道我的大女儿因为她父亲的离世而精神抑郁很严重，不能工作了，所以他们不敢再骚扰她，就去我二女儿的单位去找她，还去找二女婿、大女婿，他们都是公务员。威胁他们如果不尽快火化遗体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影响他们的工作，孩子升学也会受到影响。

他们这么做真把二女婿吓着了，因为二女婿受邪党思想影响比较重，当时也正想由副职提为正职，外孙女过几年也就高考了，考虑到这些事关重大的利益，真的让他心神不定，非常焦虑了。本来他们夫妻关系很好，但他回家后给二女儿商量，为了孩子不受影响，要不咱们离婚吧。二女儿听了这话也动心了，就给我说了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别怕，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二女儿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那我搬回我自己的家住，此后就不跟你们一起住了。

我回家独居，做出这个决定也算是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我年轻时做供销工作，是经理，经常出差开会，不会做饭。那时两个孩子小，我就在一个饭馆里放一张支票，孩子们就去饭馆吃饭，下来以后再结账。后来老伴上班不忙他就做饭，所以就养成了习惯。退休有时间了我也不做饭，都是老伴做饭。所以老伴被抓后我就跟着二女儿住了。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也是在去我的依赖心。我开始学着做饭，独立生活，孩子们也时不时给我送吃的，买好菜给我送过来。现在我已经适应了，感觉很好，很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干扰。

监狱副监狱长L不断来找我的同时，不断的找我们当地政法委，扬言动用全省的力量来解决我老伴这个事。在不断的去我孩子的单位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同时，我和同修见面也开始发现有人跟踪、在一旁偷听了，对我们当地同修

三次电话，从没有让我们会见过。他们觉的老伴被封闭的像罐头一样，对于监狱里面的事，他们怎么说怎么是。

监狱本以为稳操胜券，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没想到对于这个监狱医院院长发言，我和二女儿拍案而起，当面揭穿了他的谎言，还令他无法为自己和监狱辩解，慌乱的张口结舌，不断的重复念着他事先稿子上准备的东西，明眼人一听就知道驴唇不对马嘴，根本没有说服力。而最后也不得不答应把在监狱内的治疗记录交给我。

监狱百密一疏。在我的不断要求下，在我带家人亲自去监狱找了一趟检察院驻监办后，监狱为了证明他们积极治疗了，把四次住院的病历复印件给了我。住了四次院，花了十几万医药费。监狱反复强调这足以证明他们依法履行职责了。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同修从这些病历中结合我和医院大夫的电话录音分析出了问题。

同修分析，全自费的医疗费用十四万，乍一听，也有一定的金额。但仔细一看，七成的住院时间和八成五的治疗花费，都花在了老伴A离世前的那两次中间间隔一周的住院。

最后两次住院，主要做了什么治疗？所住的医院科室主任说，如果不是监狱送来的，是普通病人，他们肯定就不收了，因为这种病的晚期病人根本就治不了，到北京哪也治不了。他们收治了，主要也就是减少一下病人的痛苦，尽量延续一下他的生命时间，让家人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所以最后这次住院已经算不上真正的对老伴A疾病治疗了。

而前两次治疗，出院时的医学指标仍处于危险阶段就出院了。女儿严厉的斥责他们，你们这根本不是治疗，得个感冒住院都比这花的多。

本来他们开听证会的目地是想以一万元的赔偿了结此

事。他们来了十几人，想以这种阵势威胁、恐吓我们签下赔偿协议，但没有想到我们突然把他们驳的说不出话来。后又说以五万元了结此事，被我和家人严词拒绝。

事后我们针对监狱搞的这个不伦不类的非法听证会，向监狱、省监狱管理局、司法厅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他们不敢回复，我们又向省政府寄送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这样才督促司法厅回复。再给监狱那边打电话也没人出头了。我又投诉举报，也没人敢回应。

在寄信、打电话的同时，我就去找当地政法委的那个听证会主持人。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主持人实际上是我们当地市的610（防范办）的副主任。你既然当了主持人，你就得负责任，你就得帮我解决问题，你得听我讲真相。听证会以后，我一周必去找他一次。开始时门口值班人说给里面打电话告诉我他出差了，后来又说他去开会了，半年的时间里至少找过二十多次吧，一次都没敢出来见我。反正每次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不在。再后来就直接告诉我说他退休了，别再找他了。我追问谁接手他的工作，让那人出来，他们说没有交接，过了两月，仍然说没人接手他的事。

本来他们邪劲爆棚，以为能一举拿下，结果弄成了灰头土脸，变成他们人人避之不及的糗事。

区防范办主任B在现场什么话也没帮监狱说。

十三、监狱从穷尽各种手段威胁到不断央求我签协议

我不断的找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厅。不断的针对出现的各种情况寄着相应的文书。

二零二四年五月，监狱来了一个新上任的副监狱长I，一改以往监狱躲避不理的常态，很是热情，张口闭口大姨长

大姨短的。多次主动来找我。老伴一开始关到监狱的那会，每次我去监狱，作为家属想见一下监狱长反映问题。哪次也没见着。我看明慧网上的交流体会见到监狱长的也不多吧。

那段时间这个副监狱长的主动的有点超乎想象。监狱离我住的城市有几百公里，他带着人能一周三次。有一次前两天刚见了面，又打电话来要见我。我嫌麻烦了不想见，说你别来，我有事。他说，没事，你办你的事，你办完了我再去找你。那都行。我就说我要出门，他说你出门要去哪儿呀，我说我去X县，看个生病的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儿，可能是查了手机，就立即说，X县不也是在你们XX市吗，没事，我去X县找你。我说别，人家生病，你们一大群穿警服去人家家里算什么呀，再把人家吓着。他仍然不死心，说没事，我们在你朋友家附近等。我说不行，我可能出来很晚了，他说没事，多晚都没事……

一次我又去司法厅找，那时已经下午了。没想到晚上都比较晚了，那个副监狱长又给我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你别见我了，我没在家，我到XX市（省会）了，别的时候再说吧。没想到他又说，我刚赶到XX市（省会）了，可能是司法厅给监狱打了电话他就往这赶，不断的让我告诉他位置见个面……

但每次谈到最后，他拐弯抹角的都是想尽快火化老伴遗体，我提出的问题他让找检察院解决等，我不答应，必须先给我解决了才能火化。可以看出上面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让他尽快解决。也说明我们一路做过来，虽然有时当时看起来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正的力量也在不断的积累中，到了那时候邪恶受不了了。

多次找我谈不拢，他看用伪善的不行就来邪招了。因